

為什麼說「光復香港」就是「港獨」主張？

【**議論風生**】
文兆基

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日前指出，「示威者」叫喊「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」口號，雖然行為上未到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，但目的就是想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。若沒有港區國安法，放任不管，香港日後恐成有如台灣的情況。

口號隱含分裂國家主張

其實，「修例風波」中的《願榮光歸香港》，歌詞也有「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」的主張，同樣蘊含分裂國家的主張及意圖。另一方面，部分現任的反對派區議員，他們也曾在上年區議會選舉前，喊過這個口號，只是當時的選舉主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，又或是不慎信納了對方的詭辯，結果讓這些人取得了參選資格乃至議席。

有人或許會說，「光復香港 時代革

命」這句口號，並沒蘊含「港獨」或「獨立」二詞，為何又能算作主張分裂國家呢？

「光復」一詞在中文裏，有恢復或收復之意，當「光復」一詞後面的實語是地名，便是指收復失地或者復國，如《晉書·桓溫傳》：「光復舊京，疆理華夏」，或章炳麟《革命軍》序：「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，所當謀者光復民，非革命云爾」。

問題是：雖說因兩次鴉片戰爭戰敗，以及英國跟清廷簽署的不平等條約，而被英國竊據，但改變不了香港自古以來便是中國領土的事實。換言之，若要說到「光復香港」，香港自回歸祖國的一刻起，已經徹底光復了！

在此情況之下，反對派政客及示威者為何要在香港回歸23年後的今天，還要高喊「光復香港」呢？唯一的合理解釋，便是他們並不承認香港是中國領土，繼而認為香港回歸是被國家「侵佔」

，才會提出「光復香港」此一主張，要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。

至於「時代革命」，字面意思雖有語病，但是參照口號創立人梁天琦所言，其本意是「利用革命的手段，開創新時代」。有人可能會說，「時代革命」不是一句主張獨立的口號，但我們連着前句「光復香港」理解的話，便不難得出「利用革命手段，建立一個香港已被光復的時代」之意。

除此之外，部分反對派詭辯時宣稱，「時代革命」當中的「革命」，不應解讀為「一種流血並推翻政權的行動」，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：自去年「修例風波」爆發以來，「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」可不是和平示威者才喊的口號，暴徒亦有提出此一主張。

與此同時，提倡「時代革命」的暴徒，去年七月一日武力攻佔立法會大樓並大肆破壞，立法會亦因破壞而被迫提前休會，攻佔任何政府機關或意圖癱瘓

政府正常運作，都是顛覆國家政權的其中一種手段。

換言之，「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」不是純粹一個口號，而是有人的確將「時代革命」視為暴力革命，並且化為行動，意圖借着製造暴動「光復香港」。至於其他沒有主張者即便沒有使用暴力，但也從未跟其割席，意味着他們也是默許暴力革命。

「光復」是奪權的行動綱領

另一方面，即使「時代革命」不一定等同於主張暴力革命，也不代表他們沒有仿效外國「顏色革命」的手段，利用其他非暴力的行動，如：罷工罷課、非法堵路、非法集結，藉此向政府展開「極限施壓」，從而達致他們所主張的「光復香港」。

更重要的是，部分「光復香港」的主張者，去年已經藉着區選成功混入建

制，而且有意參加9月立法會選舉，以及來年的特首選委會選舉。部分反對派甚至揚言，他們若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的話，便會否決政府提出的所有法案及財政預算案，藉此癱瘓政府運作，以及逼使特首下台。可以說，這些人的參選本身，就是展開「時代革命」的手段之一。

另有一點值得一提，任何人即使在合法集會當中喊出「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」的口號，也不能視作「沒有行動」，而應被視為煽惑他人分裂國家。在普通法當中，煽惑屬於未完成罪行，根據英國著名的R. v. Higgins案例，任何人只需向另一人進行煽惑，無論勸誘別人犯罪或企圖犯罪成功與否，煽惑罪均已完成。

由此可見，「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」早已不是和平示威者所喊的口號，而是奪權的行動綱領，所以制定並在香港公布實施港區國安法和執行機制，實在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。

時事評論員

國安法須有強大威懾力

【**議事論事**】
陳光南

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審議港區國安法草案。香港反對派紛紛表態反對「港獨」、自稱「愛國」，有人更加表示會停止「反中亂港」活動云云。這充分說明港區國安法針對四類犯罪擊中要害。這些保障國家安全的措施，能夠真正做到有針對性、有執行力，準確地懲罰罪犯。這也說明反對派改變策略，決定暫避風頭，等待時機捲土重來，並且準備利用普通法條文、習慣法，以及法官判詞，去限制港區國安法，使之變成「無牙老虎」。

港區國安法一旦通過，就很可能在7月1日刊憲生效。作賊心虛者，最害怕的就是該法設有追溯期，極少數案件會移交中央處理。這兩種情況極少會執行，但是，如果「反中亂港」分子在7月1日後仍不收手，警方便會就他們涉嫌干犯國安法展開調查，其間必然會將發現他們在國安法實施前已有的罪證。

因此，煽動黑暴、勾結外國勢力的反對派大佬，無一不感到恐懼和沮喪，李柱銘和陳方安生更分別與「港獨」分子割席和「退隱」。媒體報道有反對派頭面人物、幕後黑手紛紛計劃逃亡，而「港獨」分子陳家駒更是棄保潛逃到歐洲。

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和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指，港區國安法的用詞和寫法，與內地國安法有雷同之處，並且深表戒懼。梁家傑說人大常委會立法，可以說是「萬能之神」，對於四類犯罪的控告，一定會入罪，難以辯解。張達明說

，要留意港區國安法的定義，是否與內地國家安全法一樣，內地2017年就國家安全法提出實施細則，訂明敵對組織的定義。他擔心如果港區國安法沿用有關方式來判定敵對或恐怖組織，法庭就無權過問，審理空間有限。

有反對派大佬早前忽然公開表態，後悔沒有早日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，如果23條已立，人大常委會就毋須制定港區國安法；亦有個別建制派人物認為，要對駐港國安公署、香港警方維護國安部門的職能加以限制云云。

這些言論就是要將港區國安法納入香港法官控制之下，可以把「警察拉人，法官放人」維持五十年不變。

英國和美國準備為香港暴徒修訂簽證居留期限，為暴徒逃亡準備了後路，務求將香港暴亂長期化。過去一年的香港亂局證明，香港沒有國安法形成了巨大漏洞，如今中央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是非常迫切的，也是必要的，天經地義。更多香港市民認識到，國安法一定要有震懾力，才可以止暴制亂，才可以擊潰美國和英國的所謂制裁，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，保障「一國兩制」行穩致遠。

因此，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，相信亂局仍會持續一段時期，當局除了嚴格執法外，更重要的是向七百萬市民持續進行國安法的宣傳教育，令主流民意繼續支持國安法。更重要的是要清除反對派打着「民主、自由、人權」旗號，作為對抗和破壞國家安全的思想武器，不斷

地對青少年進行洗腦，或者包裝「學術討論」的取向。

反對派有一條長期推行的策略，他們認為煽動武裝叛亂是不合法的，但是「言論自由」「學術自由」是可以允許的，疑犯被告上法庭時可以此作為抗辯。有一些人，早就與美英等西方勢力、台灣勢力互相勾結，組織、訓練骨幹力量煽動香港的黑色暴亂，主謀者獲得了這些「維護自由、人權」的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金錢，從事秘密通訊和煽動年輕人上街做炮灰，並且利用互聯網製造「警方殺人」等假新聞，要組織「追究警察暴力」的示威遊行，然後動員參與暴亂。

小部分公務員大力提倡「用民主、自由、人權反對國安法」，是輿論鬥爭的焦點，今後一定要對之堅決鬥爭，不可手軟，不可讓步，要他們宣誓效忠是第一步。禁止他們利用各種形式反對國安法，是第二步。

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，基本法第18條已經寫明，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，都是「限於有關國防、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」。憲法、香港基本法、港區國安法條文以大陸法行文撰寫，但國安法有註釋說明如何對應普通法，這種寫法表達方式，說明了「一國」高於「兩制」，香港並非「完全自治」，有人企圖今後利用香港法官解釋法律，進行闡割和修改港區國安法的圖謀，大造輿論，已經露出了眉目，不可不防。

資深評論員

《願榮光歸香港》的「港獨」本質

【**學者論衡**】
鄭赤琰

產主義這個國家信奉的意識形態，因為「光復香港」在鼓吹推翻特區政權，兩者都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，而是涉及個人或組織的政治信仰問題，受到這信仰驅使的行為，屬政治獻身的問題，與一般犯罪的犯人出於一時的犯罪動機不同的是：前者的時效是永恆的，後者的時效是短暫的，犯罪事件觸發的犯罪動機過了便消失了，因此普通刑事罪不設追溯權，是合理的，但反共的意識形態涉及個人或組織的政治信仰，其時效性是永恆的，因此國安法具有追溯權舉世皆然。

「港獨」分子與組織的行為，不但他們個人或個別組織有犯法的行動，同時更因他們個人或組織而發動他人參與「港獨」，這一來，「港獨」行為的時效性也是永恆的，國安法容許有追溯權也是天公地道的，全世界各國都奉行這

法則。

如果再深一層去探討，當可發現，搞革命、搞分裂引發的災難，絕非一般的刑事犯罪可比。以美國為例，美國政府不但不容國內有人有組織搞革命去推翻資本主義，甚至連他國有人奉行共產主義，美國也會不惜一切地加以追殺，哲古華拉這位南美共產革命者，他曾走去參與古巴共產革命運動，也曾走去剛果參與反殖獨立建國，美國到處追蹤要殺掉他，最後終於在南美遇難，可見美國為了反共可以反到全世界去。

是亂港分子逼迫中央出手

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，中央有權有責制定港區國安法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更何況為了尋求兩大意識形態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「求同存異」、「互惠互利」，中央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採用了「一國兩制」，表明香港原有制度五十年不變，這種寬待資本主義的做法，舉世所無。為了讓港英留下來的資本主義制度管治不受干擾，中

央已極度克制。由此說來，又有什麼理由可讓「反共」與「港獨」的議員不被DQ呢！

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，先賢們曾一再表明中國追求共產主義革命是中國自己的權利，即使成功建立中國共產革命，也不會將共產革命輸出他國，他信奉任何國家任何人有追求意識形態的權利，會尊重他們有這種自由選擇的權利。基於此不干預他國選擇的權利。

香港回歸時，為了不想激發內地和香港兩地意識形態之爭，因此特別提出讓港人習慣了的資本主義照行五十年不變，既然鄧小平作出了如此大的讓步，港人為國家計，為自己安家立業之計，理應禮尚往來，也應對共產主義展示包容的態度，理應好好利用五十年的時間尋求兩地共榮共安的辦法，找出2047年後的相處之道；而不是在港搞革命搞分裂，為外國干預中國內政張目，甘做外國的「走卒」，現在終於迫使中央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，這是亂港分子咎由自取，怪不得誰！

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